

關 亡 術

(一)

英國阿塞兒希爾
J. Arthur Hill 原著

愉 之

自開戰以來。愛國男兒。捐軀沙場者。奚翅數百萬。彼慈母愛妻。方日望其解甲歸來。不幸而兇耗傳至。則靡不呼天搶地。痛不欲生。茫茫兮碧落。浩浩兮黃泉。所謂鴻都道士者。世固有其人耶。真耶夢耶。安得起地下之人。而語之耶。宗教家則曰。死者獲登天堂。其靈魂且享無限之幸福。靈魂學家又曰。人體雖死。靈魂不滅。未始不可與生人相交通也。由前之說。則信仰似陷於虛幻。由後之說。則事實又全無憑藉。彼死者之家族。方哀號哭泣。腸斷心碎。謂持是冥漠無稽之說。遂足以慰藉之耶。無已。吾其求諸心理學家乎。心理學家常推考靈魂之眞象。加以嚴酷之批評。施以科學之研究。謂是必有正確之境象。足使吾人獲可恃之憑證。其言信乎。吾則應之曰信。

33551

然欲就科學上加以辯證。其道難矣。人類祖先生長於

物質現象之中。其所習見習聞者。不出於物質範圍以內。欲破此範圍。而廁身精神現象之中。曠觀一切。至不易言。且精神之學。能加以抽象之研究。而不能加以具體之印證。故其說杳渺無際。終不能使聽者滿意而去。雖心理學者常就科學哲學上詳細辯晰。聽者將謂其說近於欺僞。而不之信。是以欲以科學之方法。辯證精神之現象。冀盡祛人人心中之疑竇。則今日相去尙遠也。

吾人今日研究其說。當趨重於實驗。實驗之法。不外就有通神力之術士。屢加試驗。冀得其眞相。擅關亡術之術士。多有以欺詐術愚人者。此宜加以審慎。至其他擅通神力之關亡者。則確有研究之價值。吾與友人恆加試驗。每於未經約定時。赴關亡者家中。告以死人姓名。迨死人魂魄勾至時。其所述語言。一一吻合。甚且家常

33552

細事。局外人所萬萬不能探知者。亦能詳述而靡遺。有時吾約遠方友人至其家。此友人爲關亡者所未素稔。然命其關死者之事。亦甚靈驗。凡此種種。足顯其決無詐欺之弊。吾與友人曾研究此事。至十年之久。初頗懷疑。漸乃知若輩必有一種超越常人之知覺力。故能神驗如此。吾人但經多次之試驗。更加以學理之研究。則庶幾窺其隱微矣。

此種事實。述之甚長。吾當別著一書以記之。茲述數例以爲讀者告焉。關亡者所關之言辭。大率零落不相聯屬。吾常以紙記之。刪去其無關係者。則其意甚明瞭。且多應驗。當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。有關亡者佛更生 Wilkinson 施術。其辭有曰。

吾憶及一人。其人名藤洛伯。Duntlop 前時爲一醫生。

吾驟聆其語。不解所謂。繼乃憶及前時村中曾有一醫生名藤洛伯。其人歿已四十年。生時曾爲吾父治病。今

則已無人能識其姓名。其居宅離余家半哩許。距車站甚遠。一千九百年時。宅屋頽壞。今則改建茅屋。已爲貧民之窟所矣。其後關亡者又曰。

吾憶一人。名李德。Leather 其人當爲一高年之隱君子。其名甚奇僻。義與皮靴脛衣等相類。（按李德。英語意卽皮革也。）

於是吾又憶及前時曾有一人名李德者。與吾相稔。其住宅離吾家未及一哩。於一千九百零九年時病故。時年八十四歲。其人有華貴氣象。蓋一舊時代之老學究也。余於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九年間。曾赴其家數次。惟自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之三年中。余常在藤洛伯宅中。與彼相值。蓋其地余有一友人爲彼所素識故也。當時每值冬季禮拜四晚。吾儕恆在藤洛伯宅中會談。今則此數人中。或已作古。或已遠徙。其在此者。僅吾與吾姊。自來未嘗以此事告人。吾與藤洛伯及李德之一段關係。舍吾姊外。未有悉之者。若關亡者。尤無從知之。洵

足異也。數月以後。至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。佛更生自巴納馬斯 Bournemouth 致復書於余。書末云。

君知有派爾褒賚 Parbury 其人乎。其人當爲一高年之士紳。吾意君當熟識其人。此人垂死猶健全如少年。其名爲洛褒脫 Robert 更有一名甚奇特。已不能憶及。或吾已告君。亦未可知。此人與君平時相契甚深云。

讀此書竟。吾以爲甚無意味。後吾與吾姊道及其事。姊謂洛褒脫派爾褒賚卽李德之教名。吾乃始憶李德之全名爲洛褒脫派爾褒賚李德。惟曩時習用李德二字。故他名已不之憶。李德死時。猶健全活潑如壯時。後以中風。於數小時內病故云。吾乃致覆於佛更生。略謂君所云洛褒脫派爾褒賚其人。極與吾有關係。請君速來此間。俾吾得詢以一切。他事則悉未之道及。後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。佛更生自巴納馬斯歸。予乃告以派爾褒賚一事。至有意味。佛更生又謂當致君書時。

派爾褒賚之魂語我。謂其戚友刻正病劇且死云。余乃謂佛更生曰。事誠有之。派爾褒賚之舊友某君。於數月前得病。至前月中病漸劇。至十一月二十九日。遂以不起。時距君書發出後十一日也。然此友人住處。與予家相近。其地離巴納馬斯凡三百哩。而派爾褒賚能傳述消息。如近在咫尺者。則其事亦奇矣。於是吾又命佛更生君。關亡之魂來者。皆余親友。惟李德則不至。吾於是乃懷一理想。或者派爾褒賚之戚友新死。刻方會晤。同紓悃懷。故不及來耳。

派爾褒賚李德之戚某君。實李德生平之第一知己。其人居李德隣右。二人皆鰥居。自少至老。早夕過從。聊解寂寞。交誼之篤。爲世所未有。此次相逢泉下。杯酒重論。其樂可知也。關亡事畢。予於是詢佛更生君曰。派爾褒賚之魂。吾意當在腦斯頓。君知之否。腦斯頓者。其戚友之葬地也。佛更生曰。吾從未聞有腦斯頓葬地。惟派爾褒賚之墓。吾約略記其地點。當在某小禮拜堂旁之

33554 私地內云。佛更生之言誠然。派爾褒賚之墓。在叢塚之內。墓碑字跡模糊。非近視之。不易辯認也。

第二次關亡。則在一九一五年正月。其所述云。

吾見書架旁有一老人。言時以手指之。狀殊魁梧。其所衣爲舊式之汗衫。衫白而潔。此人名爲依利斯失特納。Elis Sidney。言時以鉛筆書其名字。生前爲一激烈之政治家。曾入急進黨或自由黨。其來時有一人攜之入。其人吾前已述之。面色頗柔和。頃間有人立其背後。燈光爲所蔽矣。（此時適有人背光而立）

吾聆此以爲甚無意味。蓋吾從未聞有依利斯失特納其人也。其後又述已死之親戚友朋數人。皆爲余所稔者。內有一人。係吾幼時之友。此人死於一八九〇年。吾久已忘其人。其名僅記其一。爲堯痕 Young。其教名則不復能憶。關亡者則告我。謂此人全名爲馬舍斯堯痕 Moses Young。云。無何。關亡者又云。

失特納又出現矣。另有一魂魄。挾之與俱來。

至此又中止。則更有數魂出現。其辭斷續無倫次。中又攙入數語。謂「失特納來矣。去矣。彼爲一熱心之政治家。當辯論政治時。激昂異常。」云云。此等言語。蓋因與失特納俱來之亡魂。方與關亡者相印證。故述其生前之事。以爲徵驗也。然失特納究爲何人。吾不能復憶。最後關亡者又云。

君憶前此吾曾見一老人乎。此人之名。吾不能憶之矣。

言時狀殊鄭重。若有要事者然。余乃應之曰。然。或當爲李德君。於是關亡者復曰。

然。其人名李德。攜失特納來者。卽此人也。彼與失特納爲知友。言時微笑。彼與失特納爲知友。而失特納先李德死。

至此復及他人。而不復提及李德與失特納矣。自聆此語後。吾乃徧查失特納之爲何人。吾首詢自由黨黨員

中之與李德相識者。則皆謂未聞有依利斯失特納其人。吾於是疑關亡者之言。殆未足徵信。其後有一人告我。謂距此間數哩。有一耆紳。所識政治家頗多。吾依言往詢之。此耆紳答曰。然。依利斯失特納。吾識其人。此人去世已八九年矣。生前爲一政治家。惟晚年因衰老故。不復與聞政事。當時自由黨中有數多勇健分子。失特納爲其一。吾亦其一。李德君則又其一也。吾於是意想所謂失特納者。必爲一隱士。且必深居林泉。至二三十年之久。不然。則吾詢諸李德之友人。及自由黨員。何以均未與認識也。（此文脫稿後。著者更訪與失特納相識之數友人。乃知失特納少時。熱心政治。晚年隱居不出。惟時至李德所常至之俱樂部內一坐而已。失特納死於一九〇九年。享壽八十三歲。生平勇於政治。且甚激烈。皆與關亡者所述相符。）

經數次經驗後。予乃斷定關亡者之所述。決非由與吾人心理相交通。而始得之者。蓋與吾素不相識之人。彼

亦能關之。其尤非出於詐僞可知。然則解釋此種與死人交通之事實。將用何術乎。或謂由於關亡者能與住居遠地素不相識之生人心理交通之故。此說雖近於理。然無確切之證佐。且就科學上論之。亦無價值。故吾人解釋其事。亦惟有採死人靈魂交通之說而已。

自此以後。不聞有失特納之事。至一九一六年正月十九日關亡時。李德君復出現。且與其友德賚頓 Drayton 君同來。德賚頓者。卽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病故之李德友人某君也。關亡者述李德與德賚頓之事。與他人相混。吾乃一一摘錄之如下。

君有一友人名德賚頓者乎。（吾答以識其人）……

此間有一老人。面貌龍鍾。步履踟躕。（按死人魂魄第一次出現時。必現出生前之狀態。其身體衣服。悉如將死時之狀。俾關亡者易於認記。以資憑證。此事亦未足奇。譬如吾人晚年每游少年時居留之地。則感事懷古。必效舊時之服裝。談故老之佚事。以資記

念人死亦猶然也。此間有兩老人。前立者面白而身曲。此二人爲兄弟或爲友朋。一名亨利。一名洛褒脫。亨利年事較長。兩人相知頗深。不知其爲同學抑係兄弟。洛褒脫較爲先死。亨利則死當未久。有弗脫賚者。與亨利爲親屬。此人住處離此甚遠。有一女子爲亨利之親屬。此女名弗脫賚。近狀頗不佳。亨利爲人好專斷。洛褒脫則較溫和。洛褒脫者爲一優柔而活潑之老人。此兩人性質雖大異。運途則皆平常。惟地位或有不同。此點則正其相似之處。（譯者按原文錯落無倫次。直譯之如此。）

上述之詞。可解釋之如下。德賚頓名亨利。死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。享壽八十九歲。洛褒脫派爾賚。賚李德死於一九〇九年。享壽八十四歲。故謂洛褒脫較亨利先死。又其所述二人之性情。悉皆符合。至其謂二人不知係兄弟或係友朋。則因二人本係戚串。且又爲相知之友朋故也。德賚頓之女名弗脫賚。Whitley

其人尙生存。其住處離此間甚遠。雖有時遷居距關亡者家中十二哩處。然時間甚短。一年中以住別村之時爲多。後余聞人言。此女近况甚不佳云。無論如何。此女爲德賚頓之女。關亡者必無由知之。故其言必非出於虛僞。又德賚頓有女數人。中惟弗脫賚與予家略有戚誼。弗脫賚之夫爲余姑夫之姪。德賚頓不語他女。而僅及弗脫賚。始以此歟。最後關亡者又曰。

亨利家中有一政治家格蘭士頓 Glactone 之影片。（此或有之。亦未可知。蓋德賚頓爲擁護格蘭士頓之一人。當格蘭士頓內閣時。彼曾爲國會議員。）洛褒脫攜彼同來。吾意亨利之事。前此當未曾道及。吾與此二老人覲面。甚爲清切。此時苟有二人之照片。吾必能辨識。汝過後將不憶此二老人乎。明日將忘之乎。

此項事蹟如此。今試舉其離奇之點如下。當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。李德之名首出現。惟無教名冠之。其

後十一月。佛更生寓書於我。書中述及派爾褒賚及洛褒脫二名。然未道及李德。又至一九一六年正月十九日關亡時。出現之名為洛褒脫。而未與派爾褒賚及李德相聯屬。可知關亡者自始至終。未知洛褒脫派爾褒賚與李德之即為一人。或者李德之魂。故弄狡獪。深知余必能就所述事蹟。聯貫為一。故將其名氏。枝離分晰。

新智識叢書

戰爭與進化 二角五
 發明與文明 五角
 開戰時之德意志 四角五
 德國富強之由來 二角
 動物與人生 六角
 人類進化之研究 六角

商務印書館

使關亡者莫明所以。亦未可知也。然則由種種經驗觀之。吾人肉體雖死。心靈必不死。且進達第二境界。此境界之現象若何。則為吾人知覺能力之所限。猶不能加以科學之辯證。惟就關亡之術觀之。已約略窺其隱微矣。